楊憲益翻譯寫詩俱瀟灑

李景端

二〇〇七年國慶節，趁赴京參加「崑曲《牡丹亭》國際學術研討會」之便，抽空與香港翻譯學會會長金聖華女士一起，專誠去拜望楊憲益先生。已九十二高齡的楊老，自中風後走路不便，但思路、言談依然幽默風趣。楊老的翻譯成就，我當然熟悉。早在英國牛津大學唸書期間，他就已把《離騷》譯成英文，此後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史記選》、《楚辭》、《紅樓夢》等上千萬字的英譯作品，都是他與愛妻戴乃迭的翻譯成果。那天聊天中，我隨口問他：「楊老，您這一生最欣慰的事情是什麼？」他沉思着。

我提醒說：「是翻譯吧？」「不……是。」

「那您怎麼走上翻譯的道路？」「唉！」他嘆了一口氣說，「我在牛津是學希臘文和拉丁文，本來哈佛大學要請我去美國當助教，但那時中國正在抗日，我還是說服了英國女朋友格萊迪斯（即戴乃迭）一起回到中國。可是回到重慶後，我一不會做官，二不會寫小說，爲了生計，陰差陽錯地進了梁實秋負責的國立編譯館，就這樣跟翻譯結上了緣。」

見他否認翻譯，我又追問：「跟乃迭相識總該算是吧？」「也不是。」

「那您覺得最欣慰的事到底是什麼？」「最欣慰的是我有許多好朋友。我現在花時間最多、也是讓我最高興的事，就是時常想起和許多老朋友相聚時光的種種樂趣。」老人講這些話時，神態略顯凝重和傷感。因爲他的一些老朋友如馮亦代、吳祖光等都先他而走了，丁聰也老病纏身。此時我彷彿能夠理解他把懷念老友列爲最欣慰之事的心情了。

爲了改變氣氛，我打趣地問他：「戒酒之後有沒有偷喝酒？」「偶爾還喝一點。」他回答得也挺坦白。這時他讓人把他才出版的新書《譯餘偶拾》和雷音撰寫的《楊憲益傳》送給我們。金聖華還請楊老在贈書上簽上名，他的手有點顫抖地照簽了。隨後金聖華要求與他合影，他把身子坐正，金聖華特意緊挨着他，還笑問：「靠這麼近不介意吧？」引得楊老和大家都笑了。

「近來還寫詩嗎？」我又問楊老。他答：「不寫了。」我向金聖華介紹，楊老不但是位翻譯家，而且還喜歡寫古體詩，出版過一本詩集《銀翹集》。金問爲什麼取名「銀翹」？楊老笑答：「以前有種治傷風上火的中藥叫『銀翹解毒丸』，我的打油詩多是火氣發作時寫的，用『銀翹解毒丸』來散火最合適。」我向楊老討要一本《銀翹集》，他說早就送光了。

回南京後我設法找到一本《銀翹集》，細讀之後，深被楊老詩中寓藏的幽默和哲理所吸引。黃苗子曾賦詩這樣評價他：「十年浩劫風流甚，半步橋邊卧醉囚，卅載辛勤眞譯匠，半生漂泊假洋人。」楊老筆下的詩作，首先，表現了笑對人生順逆，但又充滿了自信的樂觀情緒。例如在《祝酒辭》及《謝酒辭》兩首姊妹詩中就有這樣不同的兩句：「值此良宵須盡醉，世間難得是糊塗。」「值此良宵雖盡興，從來大事不糊塗。」

其次，假借嬉笑打趣，展示了自己對人生紛紜現象的感悟。如《體檢》一詩：「今朝體檢受熬煎，生死由之命在天，尿少且查前列腺，口饞怕得脂肪肝。心強何必先停酒，肺健無需早戒煙，莫怪胸中多塊壘，只因世界不平安。」又如「少小欠風流，而今糟老頭，學成半瓶醋，詩打一缸油，恃慾言無忌，貪杯孰與儔，蹉跎慚白髮，辛苦作黃牛。」

第三，舞文弄墨，難掩一個「情」字。楊老的詩，儘管貌似「另類」，但卻含深情。如對愛妻戴乃迭的緬懷詩：「早期比翼赴幽冥，不料中途失健翎。結髮糟糠貧賤慣，陷身囹圄死生輕。青春做伴多成鬼，白首同歸我負卿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從來銀漢隔雙星。」

掩卷沉思，聯想在北京造訪楊老的情景，我腦海中不禁躍出了這樣幾個字：楊憲益翻譯寫詩俱瀟灑。

鐘樓（速寫） 唐亮

謝晉與智障親兒

趙暢

謝晉之所以連續三屆擔任中國殘聯副主席，又任中國特殊藝術協會名譽主席、中國殘疾人藝術團顧問，除了他在藝術上的造詣、地位、聲譽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，他是兩個智障兒子的父親。

在謝家的四個子女中，二兒子和小兒子阿四都是智障。「文革」中，謝晉被關進牛棚，兩個智障兒子被人欺侮、挨批鬥。二兒子因從小還患有嚴重的哮喘，三十八歲時不治身亡。而後，謝晉把雙倍的感情傾注給了小兒子阿四。阿四得了癲癇病，經常發作，生活難以自理，爲此，謝晉常常爲他洗臉、刮鬍子。爲了給兒子理髮，謝晉還專門向人學習理髮技術。治病期間，阿四走失過兩次，後來謝晉想了個「絕招」，在兒子身上留下一個紙條，上面寫着「我是謝晉兒子，家住×××，電話××」，這一招果然靈，兒子一旦走失，都有人幫助送回來。

在謝晉身上自有濃得化不開的鄉情，每年春節，他必率全家返回老家浙江上虞。在謝塘小鎮那座典型的粉牆黛瓦的江南居屋裡，謝晉享受着他的天倫之樂。尤其是和阿四在一起，他覺得是那般的享受。是啊，平日因拍攝忙，謝晉確實很少顧及阿四。於是在家鄉，在春節，亦成了謝晉「還債」的最佳時空。因爲工作關係，每年正月初一我總要陪同上虞市領導前往謝塘慰問謝晉。走近謝晉居所，謝晉和阿四早已笑呵呵地等候在正門口。不待我們坐下，謝晉便請阿四幫我們端茶。阿四臉上始終漾着笑臉，從未見他有糊臉的時候，但只是很少說話。有一年，謝晉對阿四說：「阿四呀，來了客人，你趕快將煨粥髭裡的藕盛給大家吃。」當阿四將一碗盛得滿滿的藕子與蓮子、紅棗同燉的點心送到我手上時，他認眞地對我說：「蠻好吃的。」謝晉告訴我，讓阿四做點事，主要是爲了讓他感受氛圍，調動情緒，幫助他消除寂寞感、陌生感。爲了阿四，謝晉想得多周到呀！

在老家度春節的十多天時間裡，更是上演着父愛子、子孝父的動人一幕。在小小的宅院裡，謝晉常和阿四踢足球，讓阿四樂不可支；餐桌上，父「敬」子酒，弄得阿四很不好意思，只能抱歉地以笑相報；爲給兒子增加營養，謝晉專門置了一具石磨，於是總見謝晉加黃豆，阿四推石磨，父子頭靠頭，手把手，形影不離。空閑時，上得小樓，阿四則給父親按摩，按得父親連聲說「好好好，舒服極了！」有一回，阿四一大早瞞着父親，第一次上街替父親買回了油條，讓謝晉大吃一驚。那一天早餐，謝晉自是吃得格外香甜。其實，這種感動謝晉感受得太多了。有一回，謝晉將阿四帶到拍攝現場。正是大暑天，頭頂烈日的謝晉汗流浹背，這都讓兒子阿四看個眞切，待父親結束拍攝，阿四趕緊將自己省下來的一瓶礦泉水塞給父親。兒子的孝順，自令謝晉刻骨銘心。而在謝晉騎自行車上班的那些年裡，只要見車胎沒氣了，阿四都會主動幫助打足氣。

儘管謝晉工作很忙，外出不多。但無論走到哪裡，謝晉心裡總是裝着阿四。每回給家裡打電話，他總是不忘問候阿四，每次回家也不忘替阿四買些有特色的禮物。謝晉在拍電影《最後的貴族》時去了美國，拍完後給阿四買了一個滑稽玩偶作爲禮物，因爲他知道阿四不會玩智力玩具。看到這個玩偶用手一捏就能逗樂，阿四好高興。見阿四樂了，謝晉笑得更開心。謝晉處處關心着阿四，連吃菜也牽掛着阿四。有一次，我陪謝晉在家鄉一家賓館就餐，就餐結束時，謝晉看着一盤吃剩的崧廈霉千張對服務員說：「這霉千張正宗，給我打包，拿回去犒勞我們阿四！」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謝晉八十華誕，這一天謝晉夫婦倆還專程陪着兒子阿四到上海諾寶中心（聘阿四爲終身員工），在他兒子上班和未來生活的地方散心。

謝晉雖個性直率，有時火氣也不小，但他從來不對阿四發脾氣，從不嫌棄阿四。儘管阿四對父親管得太緊，會生氣地小聲說「去去去」，但謝晉從不生氣。在謝晉心裡，阿四不是累贅，而是愛的寄託。謝晉贈人書籍、照片，有時簽下的名竟是「阿四的爸爸」，足見謝晉對阿四融入的深深父愛。阿四的進步，有時更令謝晉自豪。有一回，上海家裡來客，見謝晉不在，便問阿四：「你爸爸去哪兒了？」阿四竟脫口而出：「老爺子上北京開會去了！」不但客人笑了，謝晉從北京返回家裡聽聞後，也連聲誇獎兒子：「我們阿四如今也會說電影電視裡的話了！」前些年，謝晉跌了一跤，摔得不輕。大兒子從美國趕來看他，謝晉濕潤着眼睛對謝衍說：「萬一我走了，阿四怎麼辦？」見父親在醫院休息不好是因爲弟弟阿四，謝衍對父親說：「你不會走的，你安心休養，萬一走了，我會照顧好阿四的。」聽了謝衍這話，謝晉總算安下心來。是啊，阿四始終是謝晉至爲擔憂的一樁心事，隨着自己年齡的增大，這種憂慮愈爲深切。雖說長子謝衍會照顧阿四，他可以放心而去，但失去父親，失去父愛的阿四，其又會有怎樣的感受呢？他撐得住嗎？爲了預防突如其來的不幸給阿四造成太大的傷害，有一次，借着電視中親人離去的傷感場面，謝晉故意對阿四說：「阿四呀，爸爸老了，如果有一天死了，你可要堅強呀！」想不到阿四幼稚地說：「爸爸怎麼會死？爸爸不會死的。」多天眞的阿四！聽到這個回答，謝晉雖感受得到阿四對父親的眞切之愛，但這番話反而增添了謝晉的不安。因爲在兒子阿四心裡，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準備。謝晉的擔憂在一天天增加……

眞是應了「福不雙至，禍不單行」之言，謝晉的長子謝衍才剛離去，打碎了謝晉要將阿四託付給他的希望，而今，謝晉自己也緊接着走了，走得是那樣的匆忙，那樣的決絕，以至來不及再作點具體交代，對阿四再作些眞切的撫慰。

謝晉定然是帶着深深的遺憾走的，但我們決不能讓謝晉地下亡靈依然抱憾。放心吧！謝導。阿四身邊還有如您一樣愛他的母親、姐姐，以及愛您一樣而愛他的親朋好友、家鄉的父老鄉親。安息吧！謝導。阿四一定會挺過這一關，亦一定會重新找回曾有您一起陪伴的日子——愛若在夢就在。

謝晉走了，但謝晉對智障兒子阿四的愛永在。在我看來，謝晉對阿四的愛，不僅是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，謝晉的一言一行，讓人們有理由相信，從中寄託着人們對殘疾人的深情關愛，或者說，謝晉是全社會對殘疾人無微不至關愛的一個縮影。自然，謝晉對智障兒子阿四的愛，不是孤立的，它是與謝晉對故鄉上虞的熱愛，對電影藝術的摯愛，對親情友情的珍愛有機聯繫的。想一想吧，如果沒有對阿四的愛，又怎麼會愛故鄉、愛電影、愛殘疾人？我更以爲，謝晉之所以能夠拍出那麼多充滿人性光芒，不僅感染中國人而且感染一切有良知的外國人的電影，是因爲與其自己先感染自己相關聯的，是與其長期以來實踐並弘揚的博愛精神一脈相承的。

生意經

徐城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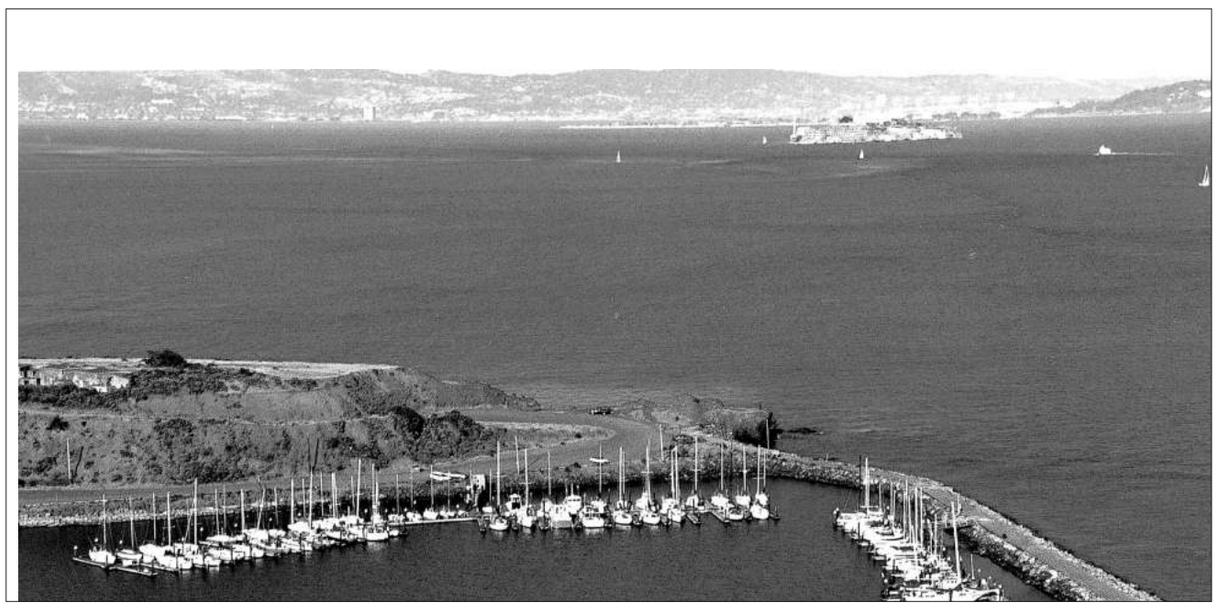
妻子六十歲生日那天，女兒請客，全家出去吃自助餐，中午人均二百，晚間還要再貴些。可因爲是國慶期間，結果還人滿爲患。服務員近前寫賬，問是幾個人，還問我年紀多少。我略顯不悅。服務員趕忙說：「我是好心，最近優惠老人，如果超過了六十五歲，就打對折。」我雙手一拍：「剛好，我六十六了。」服務員：「——身份證呢？」我大異之：「吃飯還要帶身份證？」服務員臉一沉：「那就只有遺憾了。」妻子說：「我帶着呢，今天正好我六十……」「對不起，這是老闆的規定——當老闆，就要有些生意經麼？」我越發惱了，這個「六十五」的年齡界限，我以前在巴西烤肉也碰到過，當年我六十四，就沒往心裡去。

我對妻女說：「你倆先坐下吃着，我打車回趟家，取身份證！」服務員一聽，忽然又問：「您是哪年出生？」「——一九四二！」「哦，眞是六十六了啊。那我破一回例……」，她開始寫賬，又按動一個對講機：「三十四桌：兩個大人一位老人——」妻子發話：「服務員，你權利也眞夠大的了。」「什麼呀，您是預先訂了座的客人，要是我把客人放跑了，老闆可要扣我的獎金呢！」「你們老闆的生意經，也都厲害的呢！」

我注意到鄰座也有一位老人，年紀明顯比我大許多，應該接近八十了吧。他顫巍巍走進座位，好半天沒動身。服務員根本沒找他的麻煩，也沒問歲數就按「老人」定位了。孩子們離座出去端食物，他仍然坐着沒動。我趨近問：「老哥呀，您怎麼沒去呀！」「人老了，沒胃口。如今來了，就爲了湊孩子們的興趣。」他的孩子們回來了，很快各自吃起了第一盤，此老這才慢吞吞走出座位，他特意挑了一個小盤子——到處走，更到處看，不知在想着什麼。我跟隨在他後邊：「您想吃點什麼，我幫您……」「嗨，都吃過的，看看就飽了。」「那您就太虧了。您遇到想吃的，告訴我，我幫您……」於是我替他取了一個大盤，取之前又問老人可有什麼疾病？老人有時點頭又有時搖頭，於是盤子始終也沒增加多少東西。我最後伴送老人歸位時，他的孩子們紛紛起立致謝。

我眞是感慨，做生意就應該具有生意經。我絲毫不怪老闆。我這才慢慢明白：六十歲退休時遇到這種場合，不管是誰請客，退休者多會拚命去吃一頓，否則同事背後更該說了：「連吃上都不行了，早就該退休啦！」可從六十歲一退下來之後，這五年的變化應該是很大的。五年中勢必會增加這樣那樣的疾病，因此一旦遇到有些「犯忌」的食品，勢必會採取退後一步的措施。所以嚴格來說，六十五歲以上的老者半價，依然符合老闆的生意經，賣方是不會吃虧的。那天我一直注視着鄰座的老人：他只吃了我幫他端來的那一盤。以後他空手出去了兩趟，都是以審美的態度走走逛逛，他似乎在回憶：哪些是自己吃過的，哪些還是新面孔？他很客氣地問櫃枱裡的服務員，對方也很客氣地逐一回答，於是氣氛很融洽很和諧。目睹到這一幕，我的心情也大爲轉好。回到家沒兩天，報紙上又登出新聞：全社會要善待老人了。規定從明年開始：六十五歲以上的北京老人，乘坐公交車以及遊覽公園時都無須再繳費。如今已經十月了，估計製作證件的工作業已早開始了。

晚間翻閱報紙，滿眼都是金融海嘯的消息。略微沉吟，忽然又想起「生意經」三個字。咱們單個的社會人，但凡買了股票的，當然就不能不注意；如果像我這種根本沒有這根筋的人，就可以撒開了大省心。但作爲國家，卻不能不這往生意經上也下些心思——聽說咱們擁有不少美元的外匯，要是美元一旦大幅度貶值，那咱們不也吃虧了麼？這事本來與我無關，但誰讓咱生就了閒操心的命呢！



歸帆（攝影） 高鶴雲

名言如蜂

童德昌

當自己認識了不少字，懂得了一些事以後，就開始非常愛它——《名人名言》。每每讀着它一行行言簡意賅又閃光的文字時，似聽得聲聲晨鐘，陣陣暮鼓，頓會產生出一股無形巨力。

五十年前高中求學時，莫扎特的一句名言叩醒了我：「誰和我一樣用功，就會和我一樣成功」。說得如此實在，明澈、至理。從此我深深地與名言結下了不解之緣。酷愛之中，不少名言幾能及景及事而背誦。

名言如蜂，形體短小，有蜜有刺。它既刺人之短，又激人奮進，予人力量與勇氣，教人做個充充實實且堂堂正正的人，免得與歲枉度。

每當晚餐後，緊張的一天告結。妻舒心地坐在她電視機前的專座，我便投入了第二戰役——踏進了「格子園」。枱燈照亮了寫字枱玻璃板下那句貝多芬的名言「我沒有一天不動筆。」

然而「靈感」這東西並非欲生而即萌的，它是一位奔放而又傲慢的不速之客，又是最不願意去懶惰人那裡做客的。因之，它也常因我自己思維的貧乏而毫不留情地離去。此刻，寫作的慾望在湧動，可無病呻吟是決寫不出好文字來的。我凝視着「沒有一天不動筆」，拍打着自己空泛的額頭，倏地「敲」出一句古人劉向的教誨來「書猶藥也，善讀之可以醫愚」。

好在近年來我的稿酬已換得了三大櫥「人類進步的階梯」，眼前「良藥」林立，急急撮來治愚。翻閱了《歷代詩詞名句辭典》幾頁，又過目了剪報集，將自己的大腦沉浸在文字海洋中。眞乃開卷有益！於一番瀏覽領略的邊讀邊思考中，感染頗重，自己的思路驟然間復活了起來。其間，靈感頓生，觸類旁通，大有讀了別人的一半文章而自己會湧出許許多多的文字來之覺，即刻操筆耕耘。燈光下，筆尖嗦嗦，一紙又一紙，一時詞似噴泉，光點如星，猶恐「漏網」而另筆記下。須臾一稿即成。造畢之餘，趁興「還」起了久欠編輯們的「文字債」來……如此竟至凌晨三點。這裡的黎明靜悄悄，漸漸地，我的呵欠像被線兒穿了起來似的一個接着一個，眞想躺下，但書桌上那塊篤牌上的名言「三更燈火五更雞，正是男兒讀書時」的古訓振奮了我。我，又騰起身來，一頭扎進了「格子園」……

拂曉前的時空裡傳來了送牛奶車的叮噹聲。呵！畢竟歲不饒人，我那沉重的眼皮中惺忪的眼球，看着稿紙上的好幾個字兒已散了架，有的還「越獄」出「牢」。看來，我這個年已古稀的文痴「引錐刺股」已定然不成的了，必得順其自然。爲了明天，我已決定「倒下」，只緣想起了音樂家貝多芬的又一句名言「如果有時我讓藝術之神瞌睡，也只是爲了醒來以後更興奮」。於是，我終於心安理得地進入了甜蜜的夢鄉……

人生境界

劉荒田

從案頭角落翻出一張小紙片，是一則笑話。紙色甚黃，可見是許久以前撕的，記不清撕自何報，出於何目的。

初次看無甚意思，放下了。但心有不甘，當初存下它而沒存下比它要緊萬倍的治國平天下的文字，必有可取處。今天拿來再看，果然窺出一點兒名堂。

笑話是這樣的：大一：發現有條蟲，整碗飯都倒了；大二，發現有條蟲，把蟲挑出來，繼續吃；大三；發現有條蟲，當做沒有蟲一起吃了；大四：發現沒有蟲，抗議，沒蟲咋吃得下飯！讀研：發現一種蟲，嘆氣，這樣式太單一；讀博：發現只有蟲，感慨，學校伙食有改善了——

從實處看，這則笑話說的是青年人隨着年齡變化，對罪惡所產生的不同態度；往大處看，它所折射的是人面對惡的不同思想層次。

第一層，大一的新鮮人時期，革命至上，一旦發現黑暗，馬上挺身而出，快刀斬亂麻，徹底誠然徹底，但蟲沒有了，飯也倒掉了。第二層，大二時期，過激心理有所收斂，建立初步的理性，試圖把罪和善分開，光把惡去掉，留下善。第三層，大三，和人生必不可缺的黑暗討價還價之後，明白善與惡難以分辨，玉石俱焚的激進無可取處，實惠之法是：惡和善照單全收。第四層，大四時期，曉得惡之不可或缺，水至清則無魚，蒸餾水並不有益於健康，於是，容忍惡的存在，肯定生命有善與惡的兩翼，一如有白晝也有黑夜。哪一天，惡忽然反常地遁迹，那便有中伏、上當的可能。同時，黑色幽默隨着對惡的合理性的承認而成形：「抗議！爲什麼我的飯碗沒有蟲？你們另眼相看！」第五層，讀研。年紀漸大，不但明白惡的多元與多面，更理解善與惡是二而一的，無非是人性的一體兩面，那麼，出於幽默也好，出於對惡的了解也好，人變得寬容、圓滑。如果惡實現不了多樣化，主人便產生失落感。第六層，和充滿惡的現實和解，從惡中發現善，從惡與善的對比上，從二者力量的消長上，看出，惡的減少預示着生機，光明與繁榮在前。和惡從對立到和解，進而利用惡來建立善，就是歲月所賦予的智慧。

台灣老兵與「金門高粱酒」

湯禮春

二〇〇二年的陽春三月，適逢台灣老兵張慕飛的八十壽辰，我專程到上海向他慶賀。

晚上，爲了招待我這個家鄉人，張老特意開了一瓶白酒，要我嘗嘗，我以爲是「茅台」或是「五糧液」，待張老拿到我跟前時，我才看清是一瓶普通的高粱酒。不過，我很快就想起來了，這一定是金門出產的高粱酒，因爲我爲張慕飛整理過傳記，知道他對金門高粱酒情有獨鍾。果然張慕飛說：「這是金門的高粱酒，我無論走到哪裡都帶着它，不過，我現在年紀大了，只有特殊的日子才會抿幾口。」說完，張老給我倒了一杯，自己也倒了一小杯，他端起酒杯向我示意了一下，然後自己抿了一口，立時他的眼神變得深沉起來，我知道他又在回味在金門大口大口灌這高粱酒的日子……

一九四九年底，曾經在蔣緯國手下當過連長的張慕飛沒有隨蔣緯國去台灣，而是選擇了去西班牙留學。

一九五六年，張慕飛從西班牙陸軍大學畢業後，何去何從，一時難以抉擇，他最想回的當然是大陸，因爲大陸有他的母親和妻兒，可是他又擔心大陸不會容忍他這個曾任職國民黨軍隊的尉官；他又不願意留在白人的世界看那些白人傲慢的臉色，思來想去，他還是給台灣的好友蔣緯國去了一封信，徵求他的意見。蔣緯國收到信後，即回信要他到台灣，隨後又寄來了二千美元的路費。就這樣，張慕飛來到了台灣。蔣緯國本想叫張慕飛當他的侍從副官，可張慕飛卻婉言謝絕了，他想到基層部隊去歷練歷練。然他萬萬沒想到，他居然會被分配到金門，擔任了金門裝甲部隊的一個營長。

每天，張慕飛被迫開着裝甲車實彈演習，炮口直指海峽對岸的大陸，可大陸那邊不僅有他的親人，還有他的同學好友啊！怎麼能將炮口對準對岸的骨肉同胞呢？張慕飛爲此很苦惱，然又不得不爲之。每當夜幕垂臨之際，張慕飛常常來到海邊，遙望着近在咫尺的大陸，思念着妻兒老母，不由得淚流滿襟。爲了排解心中的苦惱、孤寂和思念之情，張慕飛不得不借酒澆愁，恰巧「金門高粱酒廠」就在他的防區附近，而他又常派車支援酒廠，酒廠老闆由此源源不斷地向張慕飛輸送着高粱酒，然卻澆不完張慕飛心中的愁情思緒……

在金門生活的幾年中，張慕飛每一天都離不開這金門的高粱酒，以至離開金門後，無論走到哪裡，他也捨不了這金門高粱酒，每天依然要痛飲幾杯。

因爲有着隔海相望痛飲金門高粱酒的情懷，一九六九年，本來可以提升爲將軍的他卻要求從軍隊退役了。隨後，他進入了台灣「新聞局」，長期派駐在拉美的一些國家，在長達十幾年的異國生涯中，他都是用這金門高粱酒作爲自己的工具，並向賓主們傾訴着自己思鄉的情懷……

八十年代中，張慕飛退休後，思鄉的心情更強烈了，然而此時的台灣仍未開放回大陸探親的路，他只有移居到西班牙，從異國他鄉尋覓歸鄉的路。

一九九一年的春天，張慕飛終於實現了追求了大半生的願望，他從馬德里飛到了北京，一踏上故國的土地，百感交集，不由得「撲咚」一下跪倒在地，老兵熱淚縱橫，痛快淋漓地傾灑着一個遊子的情懷……

在大陸一個月的探親和考察中，張慕飛親眼目睹了中國大陸的興起和繁榮，也深入了解到大陸改革開放後的法規政策，他一錘定音，決定落葉歸根，從西班牙回國定居，將自己的餘熱服務於鄉梓。歸鄉的同時，他也不忘託海輪帶回整箱整箱的金門高粱酒，他意味深長地說：這金門高粱酒就是我歸鄉的媒人……